

摇目摇录摇

- 第 一 章摇历艰辛纪氏育圣主摇逞凶狂万妃霸宫廷 员
- 第 二 章摇贱万安谄媚万贵妃摇李东阳惊愕故乡情 圆
- 第 三 章摇贫家子谢迁读百书摇大将军王越战西北 苑
- 第 四 章摇幽密室宝宝读苦书摇含怨恨吴后归九泉 缘
- 第 五 章摇得天分宝宝慰母心摇中状元谢迁登皇殿 苑
- 第 六 章摇叹白发皇上知真情摇迎亲子宫中遭变更 愿
- 第 七 章摇私淫欲钱能横征敛摇一身胆王恕斗倭幸 员
- 第 八 章摇气焰猖狂直掌西厂摇窝里斗太监梦黄粱 员
- 第 九 章摇李香菱难倒丘书柜摇朱祐樞智斗妖孽佛 员
- 第 十 章摇耍诡计万妃谋废立摇震泰山祐樞保储位 员
- 第十一章摇献房术奸佞乱朝纲摇伸正义王恕镇钱能 员
- 第十二章摇惊鬼神帝妃薨黄泉摇奉天命祐樞登大位 员

- 第十三章 摇斥奸佞忠臣济朝廷摇开新政贤臣平叛乱 ... 國苑
- 第十四章 摇治黄泛白昂受君命摇奖忠臣皇上任贤能 ... 國苑
- 第十五章 摇识大体最推白石翁摇溢才华初显唐祝文 ... 國苑
- 第十六章 摇诞太子皇宫喜洋洋摇出新书丘浚兴冲冲 ... 國苑
- 第十七章 摇审奇案绊倒何乔新摇查真情震惊圣皇心 ... 國苑
- 第十八章 摇治黄水大夏奉圣命摇遭家难伯虎悲白发 ... 國苑
- 第十九章 摇促变法钱能耍奸术摇入内阁东阳镇外使 ... 國苑
- 第二十章 摇出奇谋文升平边城摇露锋芒梦阳巧答对 ... 國苑
- 第二十一章 摇奸李广妖术蛊帝心摇众贤臣齐心劝圣君 ... 國苑
- 第二十二章 摇为民安大夏推新法摇归故里徐溥重乡情 ... 國苑
- 第二十三章 摇出茅庐才子震江南摇交好运伯虎中解元 ... 國苑
- 第二十四章 摇遭突变伯虎走江南摇归仙境徐溥献宝图 ... 國苑
- 第二十五章 摇弘治皇信任刘大夏摇李东阳谏劝圣皇心 ... 國苑
- 第二十六章 摇卓远识大夏谏皇上摇奖贤臣弘治溢爱心 ... 國苑
- 第二十七章 摇戏宫女太子惹圣怒摇祭孔子东阳告真情 ... 國苑
- 第二十八章 摇宏忠正皇上恤清官摇悲万民弘治归天堂 ... 國苑

摇摇 明朝成化六年土鲁番阿黑麻月，北京迎来了一个燥热逼人的夏天。连续十几天的炎炎烈日，热气横流，天空就像一个大锅盖，大地犹如炒锅，树叶、花朵在这逼人的暑气中都被晒得耷拉下来了。大街小巷人迹稀少，家家户户门户大开，男人们赤膊，女人们只穿背心、短裤，什么斯文体面都不顾了。有的躲在树下乘凉，有的摇着扇子发呆。偶尔一阵热风吹过，尚未觉得一丝凉意，反而感到更加燥热难熬。

北海以西羊房夹里的安乐堂，此刻正弥漫着一片紧张的气氛。东厢房一个清漆剥落、创痕斑驳的寝宫里，几个宫人顾不上擦去脸上的汗水，都焦急地望着床上——这时床上正躺着一个十八九岁模样的女子，她的肚子高隆，浑身溢满淋漓的大汗，人仿佛就像刚刚从水里捞起来一般。她的胸脯急剧起伏，脸色青中带黄，口里不停地呻吟着，但却又明显地在压抑着声音。她闷声地叫着，七八个小时过去了，当残阳把最后的一缕余辉抛洒在安乐堂的琉璃瓦上后，天慢慢黑了下来，四周朦朦胧胧静悄悄的，月光笼罩下的安乐堂一片沉寂，只有宫灯发出暗淡的光芒，给人一种异常凄凉的感觉。

屋子里昏暗的烛光下，那女子把脸埋在双臂之间，压抑着极大的痛楚，看样子是筋疲力尽，似乎每个关节都酥软无力了。在时断时续的抽泣中她的目光慢慢暗淡下来，叫声也越来越弱了。

这时一个五十几岁、面容端庄祥和的妇女见状，心头掠过一丝不安，她走上前轻轻擦了一下那女子脸上的汗，柔声细语并带着怜惜的语气说道：“纪娘娘，来，喝一口参汤，再使把劲，努把力孩子就生出来了。”

正说着，却见外面的天空飞来了大朵的乌云，很快，苍穹上黑云翻滚着、挤压着、聚集着，四面八方弥漫着云雾，并不时传来沉沉的雷声，那个五十几岁的妇女扶起纪娘娘喝了一口参汤后，却看见纪娘娘眼睛不时向上翻，清瘦的脸上没有一丝血色，脸色犹如月光下的窗户纸一样惨白，看样子似乎奄奄一息了。那五十几岁的妇女见此状况，不禁打了个寒噤，她焦急地想：这可不好了，纪娘娘似乎有点难产，此时却又不能叫御医，可怎么办呢？那妇女一时也寻不出好办法来，只把自己急得浑身冒火，正在没有头绪中，当她再次看见纪娘娘鼓鼓的肚子，心中忽地一动，暗想：不如刺激一下纪娘娘，给她一点精神力量，她或许就能生下小孩了。这么一想，这妇女就突然叫了起来：“纪娘娘，我看见小孩的头了，你再使把力，孩子就生下来了。”

床上的纪娘娘听到这句话后，目光熠熠一闪，清秀的脸上顿时呈

现出一种希望的光芒,瞬间竟聚集起超常的力气,她紧咬牙齿,攥紧双拳,浑身都在叫劲,经过一阵万箭穿心的疼痛后,孩子“忽”地一下子滑了下来,顿时轻松了许多,她的双眼紧闭,轻轻舒了一口气,但是马上又觉得全身瘫软,没有一点力气了。

这当儿那五十几岁的妇女手脚麻利地抱起孩子,头也不抬但很惊喜地说道:“纪娘娘,恭喜你,是个男孩子。莲儿,快接过孩子,拿水来。”在她身后一个十五六岁被叫做莲儿的女孩飞快地递过一盆水放在床上,并接过孩子,她只看了一眼孩子,就惊喜得叫了起来:“纪娘娘、刘姑姑,你们看这孩子的眼睛又大又亮,额头饱满如月,准是个与众不同的男孩子。”

床上的纪娘娘听了这话,嘴角微微一动,脸上浮出一丝笑容。而此刻那个被叫做刘姑姑的妇女已经清理完了纪娘娘的身子,喘息片刻,她略带疑惑地回头问了一句:“莲儿,孩子怎么不哭呀?快拍他一下。”

莲儿听后心头一震,不自觉地就拍了孩子屁股一下,但见那孩子眉头一皱、小嘴一动,“哇”地一下哭声响起,并且哭得与众不同,声音清脆嘹亮,在这寂静无声的夜里回荡。

屋子里的人几乎同时松了一口气,莲儿抿嘴一笑摇哄着孩子。这时刘姑姑却仿佛电击一般颤栗了一下,她飞快地冲过去捂住了孩子的嘴巴,叹息而急急地说:“不能让他哭呀,要给外人听见可就坏了大事。”

纪娘娘一听这话,刚刚泛出的笑容一下子消失得无影无踪,情绪骤然低落下来,头“嗡”地一声,眼里顿时涌满泪水,脸色苍白得没有一丝血色。她极力压抑着内心的悲愤,怅然回顾孩子,一时竟说不出话来了。

只片刻,莲儿却惊叫起来:“刘姑姑,不能再捂了,你看孩子的脸都发青了。”

刘姑姑听后连忙向孩子望去,果见孩子混沌不清的眼睛一翻一开,小嘴拼命想张开,因被刘姑姑捂着没办法,只是脸上紧皱,鼻子一吸一吸的,刘姑姑心头一闪,顿时浑身颤抖,一时间她也不知如何是好。

这当儿外面的云越来越黑了,天空突然一阵闪亮,接连传来几声炸雷,清脆的响声震动了半个京城,闪电如金蛇一样东奔西走,随后又从云缝后窜出来,将天地照得一片惨白,片刻,一阵阵狂风裹着急雨狠打着门扉窗帘,倾盆的大雨随之哗哗冲了下来。天和地苍茫一

片,天光晦暗,似乎要把这百年的古都拥在自己灰黑色的怀里。随着一阵翻江倒海的雷雨声,刘姑姑松开了捂着宝宝的手并望着窗外,轻轻吁了一口气,一颗悬着的心也随之松了下来,她低声祷告着:“老天爷呀,太谢谢你了,你多打点雷、多下几天雨吧。”

暴雨连续下了三天三夜,第四天雨过天晴了。空气格外地清新,东方的天空一片曙色,黎明的晨曦照在破旧的安乐堂上,四周显得和谐宁静。东厢房里,纪娘娘和孩子还在甜甜地睡着。屋子里窗前花梨木桌子上安放着一张陈旧的镜台,旁边的壁柜中摆着几身旧衣裳,桌子两边放着几把半旧的椅子,一张小方金漆桌子上,摆放着两把脱了漆的宜兴砂壶。睡梦中的纪娘娘丰若有肌,柔若无骨,青春的脸上透出几分典雅、几分清秀,她的嘴角不时泛出一丝笑容,并时隐时现地映出一个迷人的酒窝来。

突然门外传来急急的脚步声,刘姑姑“砰砰”使劲地敲门,瞬间纪娘娘被惊醒了,她不知所措地打开门,没等她反应过来,刘姑姑早已箭一般冲了进来,一把抱起床上的孩子,交给随之而来的莲儿,莲儿抱着孩子一转身跑了出去,纪娘娘不安地望着刘姑姑问道:“刘姑姑,这是怎么回事?”

“快把孩子的东西收起来,汪直来安乐堂了。”刘姑姑一边说一边把一个又臭又臊的便盆放在门外,纪娘娘心里也“咯噔”一下,勉强拖着虚弱的身子,收东藏西忙个不停。

“咦,这是怎么了,为什么没人见咱家呀?”

这当儿刘姑姑满脸堆笑迎了上去:“是汪公公呀!您老早上好,一大早您怎么有空上安乐堂来了?”

“万娘娘的事,咱家能不来吗?万娘娘听说这两天好像有人听到小孩的哭声,叫咱家前来瞧瞧,怎么你们这安乐堂也会有小孩吗?”

“哪儿的话,瞧汪公公说的。前几天又打雷又下雨的,那雷雨声有时倒像是小孩的哭声。”刘姑姑心头虽一震,但她毕竟久阅世事,迅速平静下来,脸上呈现出神闲气定的表情。与此同时刘姑姑又朝着汪公公怀里飞快地塞了一个袋子,不等汪公公问话,就目光柔和语气温顺地说道:“我们安乐堂里的人还要靠汪公公多多照应呢,麻烦您替我们在万娘娘那里多说几句好话。”

那汪直伸手按了按怀里的袋子,觉得沉甸甸的有些分量,满意地拽了拽衣服,随后才问道:“纪氏呢?怎么还在睡觉?让咱家进去看看。”

刘姑姑脸上闪过一丝不安,但她很快镇定自若地说:“纪氏又犯

病了,老毛病,鼓胀病。您看,这不是她的便盆,这几天她的大便又臭又多,屋子里还臭气熏天。”刘姑姑说着夸张地皱皱眉,然后又添了一句:“要不您老进去看看?”

汪直一听这话脸一缩,口里啧啧有声地说道:“你们这里就是麻烦,人嫌鬼不待见。好了,我去回万娘娘。不过,刘氏,你可要担保没有别的事情发生,否则出了事情可拿你是问。”

“好的,好的,汪公公尽可放心。”

汪直低头想了一下,正准备离开,听见东厢房斜对过的屋子里“咚”地响了一声,他狐疑的目光如贼似的,厉声问道:“这屋子里平时没有人住,怎么会有响声?”

这当儿,刘姑姑也是汗毛一□,心像被冰水浸了一下,缩得紧紧的。因为此刻莲儿带着孩子正躲在那间屋子里,若是多疑的汪直闯进去,那祸水就来了。刘姑姑迅速回过神来,安详柔和地说:“汪公公,您大概还不知道这屋子为什么没人住吧?因为它常常闹鬼,据说是从前一个被废的宫妃死在这屋里了,她好像有什么事尘缘未了,三天两头总是弄个响声,怪吓人的。”

刘姑姑陪着笑脸在外面和汪直周旋,屋子里的莲儿也是又急又焦,刚才她无意中碰了一下桌角,引起了汪公公的注意,她心急如焚、耳鸣眼跳,唯恐因自己的疏忽而闯下大祸,可偏偏在这个时候,小宝宝的嘴一咧,眼见着要哭出声来了。莲儿的心几乎要跳出来了,口里溢出一股又酸又涩的苦水,她用力咽了一下,这时候不容她再有片刻的犹豫,她飞快地掀起衣服,把孩子的小嘴紧紧地塞在自己的乳房上,小心并轻轻地摇动着孩子,脑门上的汗水猛滴,她却无暇顾及,耳朵只是直直地听着外面的动静。

外面的汪直虽然有些犹豫,但作为太监,他也怕鬼,盘桓了一下又望了望那间小屋,见里面灰蒙蒙的,像是久无人住,就啐了一口吐沫嘟囔了一句“见鬼”,随后扬长而去了。

刘姑姑望着汪直远去的背影,松弛了一下过于紧张的心情,抚着胸口不禁长长叹了一口气。回头一望,却见纪娘娘正脸色惨白地立在门口,眼含泪水望着自己。刘姑姑不由涌出一股怜悯之情,轻轻安慰道:“纪娘娘,快回屋休息吧,这儿一切有我们呢。”

一个月晃晃悠悠地过去了,由于安乐堂里的宫人们齐心协力的照顾,纪娘娘和孩子平安无事。一日傍晚时分,暮色朦胧中,一弯新月游游荡荡爬上了墨绿色的枝头,月亮周围一片淡淡的彩晕。天空无云,如水月色给万物涂上一片片银光。纪娘娘闪着那双格外有神

的丹凤眼,美丽的脸庞上洋溢着青春娇美的光芒,薄而微翘的嘴唇有着樱桃般的色泽。刘姑姑身穿一件妃色沙衫,祥和的脸上温文尔雅,看得出年轻时她也是一个端庄秀丽的女子。莲儿的头发乌黑浓密,额头前蓬松着一抹留海,她那大而水灵的双眼忽闪忽闪的,皮肤白皙中露出少女特有的水嫩。旁边还有几个年轻的宫女。刘姑姑脸带笑容,颇为兴奋但声音低低地说道:“今天是宝宝满月,我们虽没有满月酒席,可清茶淡饭也是个祝贺。”刘姑姑说完后,几个人便开始祝福纪娘娘,正在她们小声说笑中,没有想到门帘一动,一个太监宛如从天而降,悄没声地走了进来。大家定睛一看,都倒吸了一口冷气,这太监不是别人,正是既掌管安乐堂又是紫禁城里的门监张敏。那张敏身穿青色贴里,白净皮肤,长方脸,下颌微尖,脸上爬着一些皱纹,一双饱经风霜的眼睛静静地凝视着屋子里所有的人。

纪娘娘顿觉浑身的血一阵倒涌,毛发直竖,不由得紧紧抱起床上的孩子。屋子里沉寂了大约五六分钟后,只见张敏踱着步子慢慢地字斟句酌道:“万娘娘怀疑这里有小孩,叫咱家过来瞧瞧。”

刘姑姑心里也产生了一股喘不过气来的压迫感,她的嘴唇动了一下,然后赔笑地说道:“张公公,我们一向听说您仁慈宽厚,您……”

张敏不等她说完,就朝她摆了摆手:“你别说了,我全明白了,我……”

张敏的话刚说到一半,纪娘娘已泪珠盈盈,声音苦涩地说:“张公公,我知道万贵妃想干什么,要死我们娘俩儿一块儿死。”

张敏望着纪娘娘手中的婴儿,心头一热,眼睛有点湿润了。在他很小的时候,父母因被仇家追杀,整天带着他东奔西走,躲躲闪闪。他七岁那年,他的父母还是死于仇家之手。他父母临死前为了让他逃脱灾难,叫人给他阉割后,托朋友把他带进紫禁城成了一名太监。他是在坎坷中成长起来的,因此他很懂得生命的不易,虽然生活艰难,但他从未自暴自弃,始终是一个心地善良的太监,平时也多有爱心帮助别人。其实张敏早就知道纪娘娘产子之事,心里很为成化帝感到高兴,同时也为纪娘娘悬着一颗心,因此当万贵妃嘀咕着想找人去看时,他生怕纪娘娘有什么闪失,便自告奋勇提出来愿意前去打探一番。这会儿见大家有的愤眼相看,有的惊恐不安,纪娘娘又泪眼盈盈紧紧地抱着孩子,张敏的眼泪也快掉下来,但他是个深沉的人,他不愿意被别人看见,就用手揉了揉眼睛,目光炯炯地凝视着孩子说:“这是皇家的骨肉,皇家的宗祧呀。我怎么能狠心加害他呢?纪娘

娘,你们想到哪儿去了。”

众人听了他的话,虽不了解他的来意,却也都松了一口气,屋子的气氛也缓和了。张敏温和地说道:“安乐堂后面有个密室,里面既隔音又隐蔽,我建议你们把孩子藏在那里,叫莲儿白天在那里照顾他,纪娘娘可以晚上过去,我也时常带些粉饵饴蜜,暗地哺养,这样既可避开万贵妃的耳目,又保得孩子平平安安。苍天若是见怜,定会保佑孩子长大成人,保得这皇家一脉血胤。你们看这样可好?”

所有的人还在发愣,不明白万贵妃派的人为何向着纪娘娘,刘姑姑却头一个反应过来,她带着无比感激的神态朝张敏行了个礼,万分激动地说:“难得张公公如此深明大义,宝儿三生有幸。一切全凭张公公安排,只要不被万贵妃发觉就好。”

刘姑姑这么一说,众人才从梦幻中惊醒,也都纷纷点头称是。在张敏的帮助下,孩子很快就被藏在安乐堂后面的一个四面无窗的密室中去了。

话说回来,是什么原因使大家如此惧怕婴儿被外人发现,尤其怕被万贵妃知道呢?这就要把万贵妃的来历讲一下了。

明朝正统十四年,明英宗朱祁镇因“土木堡之变”而被瓦剌俘获,一时间京师动摇,人心惶恐,朝廷正准备投降之际,兵部右侍郎于谦力排众议,坚请固守,他又联合众臣拥立英宗之弟朱祁钰为景帝,并带领二十二万大军坚守京城,最终稳住了大局。朱祁钰坐稳皇位后,随即废黜了原明英宗朱祁镇的儿子朱见深的太子之位,后来又幽禁明英宗朱祁镇在南宫做了六年的太上皇。那时候朱见深和他母亲周贵妃备受歧视,动辄要看别人的脸色,仰人鼻息。唯一一件令朱见深开心向往的事,就是他时不时随同母亲去朝见当时的孙太后。在孙太后的宫中有一个宫人万氏,名叫贞儿。这贞儿是山东诸城(今山东省东南部,潍河上游)人,因父亲坐法戍边,她四岁便被没入宫廷,充当小供役,后来又被选入仁寿宫孙太后宫中掌管衣饰。这万贞儿为人机警,口齿伶俐,不久就赢得了孙太后的欢心。朱见深由于时常朝见孙太后,与贞儿也慢慢熟悉起来了。因贞儿比朱见深年长十九岁,就经常带着他四处走走,玩玩游戏。而且朱见深的母亲要照顾英宗,故少有时间顾及他的生活起居。久而久之朱见深有一种被人冷落之感,郁闷无趣,对万贞儿开始产生了浓浓的依恋之情,他认为万贞儿给他带来了精神上 and 心灵上的慰藉,这是什么都不能满足的东西。在以后的日子里,两个人日益亲近,你怜我爱很快就亲密无间了。英宗复辟成功后,朱见深再次被立为太子。英宗皇帝驾崩时,朱见深不

过十六岁，登基成了成化帝，他立即下诏封万贞儿为贵妃，迁居昭德宫。此时的万贵妃年纪已过三十岁，声音雄厚，状似男子，但体态肥美，乳房丰盈，加上天生具有的眉挑目逗的手段，使恋母情结颇深的成化帝对她痴情不已，恩爱有加。可是在成化帝即位之前，他的父亲英宗皇帝已为他选了三个淑媛：一姓王，一姓吴，一姓柏，当时并未册立。英宗皇帝驾崩后，皇后钱氏成了太后，朱见深的母亲周贵妃也母以子贵升成了周太后。两宫太后做主，命司礼监牛玉为成化帝选皇后及妃子。牛玉认为英宗在位时盛赞吴氏最贤，便建议立她为皇后。当时由两宫太后复加验视，见吴氏面似桃花，身段窈窕，举止文雅，颇为称心，于是命令钦天监选了一个吉日，礼部准备好仪式，便册封吴氏为皇后。

吴后虽然清丽脱俗、娇而不媚，但总敌不过万贵妃的专宠，成化帝并不留恋吴后的青春美貌，始终青睐年纪似他母亲一般的万贵妃。而万贵妃由于成化帝的专宠，对吴后很不以为然。每每谒见吴后，总摆着架子，拉着脸，一副目中无人的姿态。这吴后本来心中就气恼，始终不解以自己的青春年少、花容月貌为何敌不过华色将衰、体态肥胖的万贵妃，在忍耐了二十多天后，她有点受不住了。一次吴后召见万贵妃，见万贵妃仍是一副瞧不起自己的样子，不由出口斥责了万贵妃几句。而万贵妃呢，不肯受半点委屈，当下就和吴后吵了起来，一瞬间惹得吴后性起，命宫女将万贵妃推倒，自己亲自杖了几下。这可惹了滔天的大祸，万贵妃到成化帝那里大哭大闹，引得成化帝龙心大怒，随即下旨废掉了吴后。吴后见诏书颁下，只好交还册宝，退居西苑，过起了冷宫冷月寂寞的生活。

万贵妃也曾经觊觎过皇后的位子，怂恿成化帝去太后面前陈情，但两宫太后嫌她年纪大，又是宫女出身，始终不允。最后折中之举便立了王氏为皇后。王氏性情柔和，她也怕重蹈吴氏的后辙，对万贵妃百般迁就，言听计从，并且从不在成化帝面前争宠。王皇后知道万贵妃是想自己生个龙种，能被立为太子，这样将来她也好母以子贵成为国母，这万贵妃是最恨别人和成化帝有性关系的。因此有时成化帝偶然想宠幸王皇后，她为了不惹火烧身也百般推辞，久而久之和万贵妃真的相安无事了。成化二年万贵妃产下一子，成化帝非常高兴，应许立为太子，并派人四处祈祷，谁知没过多久，婴儿便夭折了，并且从此以后万贵妃再也没有孕育过。这下万贵妃把一脑门怨恨全都加在别的嫔妃身上，时常限制成化帝的性生活，若有嫔妃怀孕，总是设法

打胎。

不久钱太后崩故，成化帝的生母周太后想另营造寝陵，不使钱太后与英宗合葬，万贵妃颇为巴结，力劝成化帝顺从母心，赢得周太后的欢心。没过多久在太后的应许下，成化帝下诏授万贵妃的父亲做都督同知，万贵妃的弟弟出任锦衣卫都指挥使，万氏一家水涨船高，气焰昌盛，真可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当时宫中还有一个柏贤妃，一次偶被成化帝临幸，珠胎暗结，她深知万贵妃嫉妒成性、刁钻狠毒、恃宠跋扈，她十分小心用绷带紧紧缠身，千辛万苦之中，总算瞒过了万贵妃的耳目，于成化五年生下一子，后取名祐极，那万贵妃知道后，暴跳如雷，但一时也没有办法。

那么纪氏为何在成化六年也生下一子呢？原来这纪氏系广西贺县纪姓土司的女儿，成化初西南大藤峡土族作乱，朝廷派大将前去征讨，平夷之后，改大藤峡为断藤峡，并将男女俘虏解入京城。这其中有一个叫汪直的男子，生着一双精灵有神的眼睛，被相中后阉割成了小太监，并被分到万贵妃的昭德宫中。而纪氏因长得美丽动人，也被充入宫中，后来又由于她聪颖灵敏，又通文字，很快被王皇后看中，成了管理内藏的宫人。

一天成化帝偶然来到内藏，随口问及内藏有多少金银钱钞，纪氏口齿伶俐，应对如流，引得成化帝大为喜乐，他又见纪氏生得丰容盛美、皓齿明眸、肌肤晶莹，顿时惹动心肠，便在纪氏住处召幸了她。几番云雨之后，不久纪氏就含酸呕吐怀孕在身。不承想这事也被万贵妃知道了，她嫉恨如火、毒气攻心，派了一名宫女去内藏打听实情。谁知那宫女竟是个好心肠的人，她回复万贵妃说，纪氏不过是得了鼓胀病，并未怀孕。万贵妃听后将信将疑，多疑刻薄的她随后下令纪氏退出内藏，谪居安乐堂。这安乐堂在明代是幽禁老年宫女或获罪宫人之处，去安乐堂居住，很少再能回到紫禁城了。纪氏到了安乐堂以后，颇为小心谨慎，不久又结识了刘姑姑和莲儿，并成为了知心的朋友，在安乐堂众宫人相约决不泄密的情况下，纪氏于千辛万苦中终于生下一子。

话说吴废后自从搬入西苑，陋舍冷炕，孤苦伶仃，行影单调，每到夜深人静之时，听得雨打残荷，不胜凄楚，恍如隔世。这西苑在紫禁城西边，包括有北海、中海、南海，中有太液池，三面统位于南北轴线上。北海与南海交接之处横跨太液池，东西两岸有一个七孔长桥，名叫金鳌玉栋桥，桥栏为白玉所造并雕有各种花纹，桥头北面为团城，是一精巧峻伟的小城，桥东为圆台，台上有圆殿，北面琼华岛即为万

寿山,山上有殿七所。太液池一带植被丰盈。停立桥上,凭栏望去,绿柳垂依,莲荷满池。本是一个怡人心境之处,但这一切在吴废后的心中,却更增添了一种无以复加的惆怅。

这一天,吴废后又一如既往,一个人凭栏远望。秋风吹送,打得塘里的荷叶沙沙作响。眼前残荷落红,愁波涟漪,她的心际如秋风过岗,清冷惆怅。正在凄然惶恐时,随风传来一阵阵时断时续的婴儿哭声。吴废后听后,心中不由一愣,循声望去,觉得那哭声仿佛是从不远处的安乐堂传来。她默然沉吟了片刻,就满怀疑惑地朝安乐堂方向走去。在她即将走到安乐堂时,迎面看见门监张敏信步走来。两个人打了个照面,张敏见是吴废后,先是一怔,只一瞬间他便沉稳自如地行了个礼,并微笑着说道:“吴娘娘好。”

吴废后目光温和地凝视着张敏说道:“张公公,我刚才听到有婴儿的哭声,所以循声而来,你知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

张敏的目光闪了一下,看了看吴废后那温柔和善的脸庞,心里感到很平稳,就松弛了一下刚才紧张的心情,轻轻舒了一口气说道:“不错,奴才不想瞒骗娘娘,是有一个婴儿在安乐堂里,是纪娘娘生的,才几个月大。为了不让万贵妃发现,现在藏在安乐堂后面的密室里。”

吴废后听后先是一惊,随即心下大悟,清瘦的脸上露出关切的神态:“能不能让我也去看看,我虽然孤苦伶仃,但还有些能力帮助照顾一下小皇子的。”

张敏凝视了她一下,片刻才说道:“当然可以,不过还是小心为好,吴娘娘,请随奴才来。”

光阴似箭,时光飞逝,在众人的悉心照顾下,小皇子很快就长到一岁半了。但由于一直住在四面不见光的密室里,脸色苍白,身体瘦弱,胎发一直未剪,一副病态模样。唯独不同的是他的眼睛始终炯炯有神,仿佛蕴含着智慧的光芒。但在这种幽禁的情况下,孩子也没有什么名字,大家都习惯叫他“宝宝。”

成化七年十二月,北京已是万木萧疏、荒草瑟瑟的一派冬景。太液池早已结了厚厚的冰,天空晦暗阴沉,冷风夹着飞沙疯狂地刮着,旋转着,即使偶尔从云缝里露出几丝阳光,也是黯然呆望着古老城墙,毫无生气,而且很快又被彤云罩住了。冷冬昏鸦,当夕阳在京城投下最后一缕冰冷的光芒后,夜幕迅速笼罩了整个京城。安乐堂的密室里,宝宝不知为何哭闹不止,莲儿起初以为他饿了。连忙喂他奶水,可宝宝掉头还是“哇哇”大哭,莲儿只好拼命摇宝宝,额头上也沁

出了一阵冷汗。正在焦急之中,门外有轻轻的开锁的声音,随后门“咣”地一声打开了,一股寒气随之涌了进来,但见张敏气喘吁吁、神色紧张地对莲儿说道:“昭德宫的汪直和梁芳来了,纪娘娘现在不能来,你一定要想办法把孩子哄住。”说完他飞快地转身上好锁,又迅速消失在茫茫的夜色中。

莲儿听后不由打了一个寒噤,像被电击一般颤动了一下,但转瞬又迅速清醒过来,她猜测宝宝可能是想吸着奶头睡觉了,就快步走到床前,看着“哇哇”大哭的孩子,面带羞涩只迟缓一瞬,遂飞快地掀开自己的衣襟,把孩子的小嘴紧紧塞到自己的乳房上,边摇边小声说道:“宝宝不哭,宝宝不哭,妈妈就来了。现在外面有恶人寻你,宝宝自己救自己吧。”随后莲儿又把手轻轻放在宝宝的身上抚摸着,那神情尤如亲生母亲一般。仿佛是心有灵犀,宝宝吸着莲儿的乳房,似乎感到一股母爱的温暖,他的心定了,小嘴“滋滋”地吸吮着,慢慢也就呼吸均匀地闭上了眼睛。

这时,不远处传来了一个半男半女的声音:“张公公,这些日子纪氏为何老是白天睡觉,她的鼓胀病怎么样了?我怎么风闻这里有小孩的哭声?”

黑夜里只听得外面张敏答道:“汪公公,纪氏她老毛病好不了,半死不活的,理她干嘛?这冬天寒风凛冽,鬼哭狼嚎的,哪会有什么小孩哭声?汪公公真会开玩笑。”

密室里的莲儿感到脚步声越来越近了,她的心“咚咚”直跳,寂静中她似乎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

片刻,外面来人的呼吸声都传了进来,莲儿脑子里“嗡嗡”直响,血一下子涌到了脸上,迷乱中又听到有人说:“这是个什么房间,为什么会上锁?”

“呵。梁公公,这是一个长期废弃不用的柴房,听说里面曾经吊死过一个宫女,还有人在半夜里听见哭声,据说有的宫人看见她出来显过灵,因此大家都不敢靠近,而且也都惧怕鬼神出来唬人,只好锁上了。这里面又阴又黑,许久还未有人进去过。”张敏脸上带着夸张的表情从容地对他们说道。

汪直和梁芳一听这话,不由对望了一下,两个人因是太监,别看平时阴险狡猾、坑蒙拐骗、惹是生非、仗势欺人,但心里也都惧怕鬼神缠身。两个人在外面徘徊了几步……这时一股狂风带着飞沙呜咽着旋转而来,飞扬的黄沙撒了汪直一脸,他哆嗦了一下,不由打了一个寒噤,干瘦的身子摇了摇,似乎不堪寒冷地对梁芳说:“这鬼天气,冻

死麻雀。”

但他还是带着疑惑在屋外继续徘徊，眼前这间屋子似乎年头已久，经过风吹日晒长年风化，墙面上到处可见斑驳的苔藓。汪直脸色阴沉得如庙里的鬼神泥塑，最后还是用一种冷峻的口吻说道：“让咱家进去瞧瞧。”

张敏一听这话，一时把心提得老高的，一瞬间心里转了很多念头，他甚至产生了与二人相拼的想法，但他马上清醒过来，他知道此时他必须镇定自若，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于是他仍陪着笑脸语气安稳地说道：“汪公公，您老现在要进去，必须先绕到前边去取钥匙，这大风天……”

汪直见说又要顶风去前边取钥匙，他有点不耐烦，心里已经打着离开的念头，但又怕被万贵妃责怪，就试探着探问了梁芳一句：“你看这……”

梁芳其实早就冻得瑟瑟发抖，巴不得抬脚返回昭德宫，但他也想到万贵妃叫他们两个夜袭安乐堂，想查出个究竟，若是空手而回，毫无结果也不好交差，于是他模棱两可地说：“万贵妃还等着我们回话呢。不过这地方阴气太重，像是没人居住。”

“对，对，对。我看这外面苔迹斑驳，清漆剥落，不是个好地方，难怪会闹鬼，咱们还是回去吧。”汪直终于忍不住了。

汪直和梁芳又嘀咕了几句后，就撇下张敏朝着紫禁城方向走了。

随着汪直和梁芳越走越远的脚步声，莲儿在屋里松了口气，旋即觉得又渴又累，浑身竟无半点力气了。她低头看了看宝宝，发现宝宝已经甜甜地睡着了。

再说汪直和梁芳两个人进了紫禁城后就直奔昭德宫。这昭德宫是万贵妃居住的地方，整个建筑金碧辉煌、造型别致。此时宫里面灯火通明、管弦悠扬。昭德宫本来已有地龙取暖，各房间里又烧上铜盆炭火。外面虽寒风凛冽，屋子里却暖气融融。万贵妃住的寝房里，装饰典雅、铺设精美。明黄花梨木的梳妆台玲珑奇巧、色泽幽润，不时还飘来淡淡的木香。台上雕着镂空的花纹图案，正面镶着一块大玻璃。靠墙紫檀藤面罗汉床上，铺着一层绣满荷花的素黄缎丝褥，上面放着一条明黄缎底的丝被，被上缀有几十颗珍珠，一袭大红帐幔大幅泻下来，枕头边放着薰笼。万贵妃身穿红色软缎夹袄，懒洋洋仰在一把躺椅上，脚放在青花镂瓷的脚踏上，她的面前摆着楠木茶几，茶几上放着几个景德镇瓷器，釉彩肥润、光亮爽手。几步之外墙角的支架上摆着一个遍布彩绘的花瓶，花瓶里几株鲜花正含苞欲放。

“给娘娘请安。”汪直和梁芳一见万贵妃马上跪了下来，谄笑逢迎地叩头请安。

万贵妃“哼”了一声，扭了扭肥胖的身体，她那高高的乳峰也随之颤了几颤，她拉着长音问道：“怎么样？发现了小孩没有？”

汪直和梁芳互相交换了一下眼色，随后汪直面带笑容地答道：“回娘娘，并未发现小孩。我们两个人在风中冒着寒冷，在安乐堂四周转了个遍，凑巧张敏也在那里。他再三保证那安乐堂是个不祥的地方，鬼魂出没，阴气太重，所以才回来了。”汪直一边答着话，心中一边在想：若是有什么万一，还可以往张敏身上推。

这时万贵妃脸色阴沉地追问道：“张敏去那里干嘛？”

“噢，娘娘，”梁芳也抢着答道：“他是为送几个宫中被罚的宫女而去的。”

万贵妃没有再吭气，这万贵妃生性狡猾阴险、诡计多端而且凶狠毒辣，她从很卑贱的身份能爬到今天的地位，除了邀媚取宠、溜须拍马，更重要的是为一己之私，什么蝇营狗苟的龌龊之事都干得出来，并且对自己略有一点危害的人，不置之于死地决不罢休。所以今天一听说张敏夜晚也去了安乐堂，她那心里就核计开来了：不对呀，这么冷的天张敏犯得着夜晚去那里吗？嗯，看来本宫也得亲自去一趟，这帮小人表面上低眉顺眼，其实刁顽得很。哼，想在本宫眼皮底下行骗，有那么容易吗？一想到这儿，万贵妃喘了一口粗气，嘴角一撇，语气凶狠并略带挖苦地说道：“安乐堂这帮下贱之人，一向结成一伙，欺罔蒙骗皇上，刁顽鬼诈，干尽邪恶之事，不可不防呀！不过本宫也不是好骗的。来呀，带上一些人，随本宫起驾安乐堂。”

汪直和梁芳一听这话，知道今天晚上这件事干得令万贵妃心中不满意，两个人背若芒刺，眉高眼低，这时汪直低声下气地说：“说得对，这些小人平时口舌生花、能言善辩，奴才们也是一直小心谨慎。可刚才在安乐堂里奴才们再三检查，确实没有发现什么可疑之处，才敢回来的。奴才们知道娘娘一向英明聪颖，洞察细微，奴才们是万万比不上的。如若娘娘觉得还有什么可疑奸诈之事，奴才们全凭娘娘吩咐，万死不辞。不过娘娘，现在天已经黑了，宫中不久就要下锁了，此刻去安乐堂……”汪直欲言又止。他知道这万贵妃一向是嫉贤妒能，心胸狭窄，凶残奸诈又无容人之量，并且猜忌心又特别强，一件事没顺着她的心，她一定睚眦必报、毫不手软。若是让她觉得自己和梁芳是在胡乱应付做事，那后果不堪设想，大祸没准立马而至，所以他拼命表白自己和梁芳是尽心尽力、拼死为她卖命之人，但另一方面他

的心里也七上八下的,万一万贵妃在安乐堂里真发现什么,那自己和梁芳可是死无葬身之地了。因此他的心里就像吊了七八桶水似的,难以安宁,两条腿不住地打哆嗦,但表面上还硬挤出讨好的笑容。

万贵妃此刻可没功夫顾及汪直的心思,只是蛮横地说:“本宫可不管那一套,有什么事明天本宫自个儿向皇上说去。走,起驾安乐堂。”

谁敢招惹权势熏人、炙手可热的万贵妃呀!不一会儿一顶暖轿抬着臃肿肥胖的万贵妃奔向了安乐堂,汪直和梁芳也瑟瑟发抖地跟在其后。很快他们一行人来到了安乐堂后面的那间密室外面。等轿子刚一落地,万贵妃马上掀开了轿帘,一股刺骨的寒风迎面袭来,万贵妃不由打了一个寒噤,冷冷地叫了一声:“汪直,把锁打开,本宫今天倒要看看这密室里有什么东西。”

汪直和梁芳拿着从宫中带着的大剪刀,你哼我嘿地使了半天的劲,总算把锁撬开了。两个人心怀鬼胎地推开了门,暗暗的屋子里一阵风掠门而过,昏暗阴冷的荒殿中发出刺耳的呼啸声,偶尔还传来不知是猫是狐的叫声,诡异森幽如鬼魅来临令人浑身发抖,突然这叫声变成了婴儿的哭声,汪直和梁芳全都被吓坏了,汪直浑身发颤地想:这下子完了,没想到这里还真有小婴儿,欺瞒万贵妃可不是件小事,是会掉脑袋的。汪直吓得连路都走不好了,而与此同时那万贵妃也听到了哭声,她的脸色顿时一沉,心里暗骂道:幸亏自己亲自来了一趟,真没想到这帮人竟串通一气来欺骗自己。好,你们不仁我就不义,看本宫接下来怎么收拾你们和小孩。那惊慌失措中的梁芳,摇摇欲坠地提着闪烁不定的宫灯走进屋里,他和汪直瞪着快要冒火的眼睛向里看去,只见屋子里冷冰冰的,阴气袭人,一角结满蛛网,另外一角苔迹斑驳,显然是长期无人光顾年久失修又没人打扫的样子,这时从门旁边窜出一只小猫,发出婴儿哭般的声音跑走了。汪直和梁芳一见此状,全都松了一口气,一齐来到万贵妃轿前尖声尖气地说道:“后稷娘娘,屋子里阴阴的,什么也没有,刚才只是一只小猫在叫。”

万贵妃早被冻得浑身发抖,听了汪直和梁芳的话心里反倒有一种失落感,但她是个刻薄狭窄极爱报复人的主儿,她的眼睛转了几下,不甘心地说道:“纪氏住在什么地方呀?”

“回娘娘,在前面东厢房里。”汪直连忙答道。

“带本宫到东厢房去。”万贵妃说完顺手摔了一下轿帘。

这几个太监哪敢不从,急急忙忙又来到了纪娘娘住的东厢房。刚到门口,汪直就尖声阴气地喊叫:“万娘娘驾到,纪氏快快出来

跪迎。”

这当儿屋子里的纪娘娘正在和刘姑姑、莲儿交谈，因为方才汪直和梁芳不期而至，张敏担心再发生什么意外，连夜把宝宝送到了吴废后那里，并重新布置了一下密室以防万一，大家心中正在忐忑不安，听到汪直的尖叫，全都不由心中一沉，有一种无形的压力抑在心头，纪娘娘赶忙来到门外，一见万贵妃的暖轿便轻轻地跪了来说道：“纪氏给娘娘请安。”

万贵妃猛地一掀轿帘，用鬼魅一般的眼睛打量了一下纪娘娘，用冷漠干燥的喉音说道：“真是久违了，几个月不见，你倒还挺结实。纪氏，本宫问你，本宫怎么听说你在安乐堂里生下一个小孩？可有此事？”

纪娘娘电击一般微微颤抖一下，但仍柔和地答道：“回娘娘，没有此事，纪氏自从来到了安乐堂后只求温良顺从，哪有什么瞒天瞒地之事，请娘娘明察。”

万贵妃听后“哼”了一声，目光却越来越冷地望着跪在地下的纪娘娘，她见纪娘娘由于风寒衣单，正瑟瑟发抖，心中恨恨地想：冻死你，这个臭女人。由于有了这个念头，万贵妃看东望西，半天不发一言。这样过去了大约七八分钟，纪娘娘被冻得越发抖动不止，刺骨的寒风打着向她袭来，如同赤身被扔进冰河后又被捞上来抛在冰天雪地一般，从心里感到寒彻筋骨，但没有万贵妃的发话，她又不能动一下，人越发觉得头昏眼晕，几乎如冻僵了一般。

万贵妃见她这个样子，心中颇为解气，她还想多耗一会儿，这当儿汪直可也冻得不行了，他一向身子单薄干瘦，最怕寒冷，眼见得万贵妃想整纪娘娘，但这样自己也得挨冻，他鬼脑子一转对万贵妃说道：“后稟娘娘，现在宫门还没有下锁，若是晚了就不太方便了。”

原来宫中每日戌时三刻下锁，一旦有事必须重新登记注册，很是麻烦，因此万贵妃听了这话后，想想冻了纪氏也老半天了，而且这安乐堂似乎没有什么小孩，便语气阴森地说了一句：“纪氏，本宫要你在安乐堂安分守己，若有什么不轨之事，小心扒你的皮。”说完她狠狠地摔了一下轿帘，大声说道：“回宫。”

刘姑姑、莲儿见万贵妃一行人走了，连忙跑到外面去扶纪娘娘，见她已经僵得脸色惨白，刘姑姑恨恨地骂了一声：“这个毒妇，老天为什么不给她点报应呢？”说着便和莲儿吃力地抱起纪娘娘返回了东厢房。

再说万贵妃回到昭德宫后，心里还是不放心，把汪直叫来问道：

“汪直，你说这纪氏有没有小孩呢？”

汪直心头一闪，他哪敢肯定与否定呀，这种话一出口闹不好要掉脑袋的，盘算了一会儿，他谄笑道：“娘娘圣明，奴才哪有这个脑子，不过那纪氏看起来倒像身单薄命，哪有娘娘这么富态、洪福齐天呢。”

万贵妃听了这话，虚荣心得到了巨大的满足，又想了一下就朝着汪直摆摆手说：“本宫是相信你的，你下去吧。”

你道这汪直是何许人也？为何万贵妃如此相信他呢？前面提到过，这汪直就是广西瑶族人，大藤峡人氏。成化元年西南作乱被平定后，汪直就是那次被俘的儿童。明朝对被俘少数民族，采用“俘获贼属另妇幼小堪用者养侯”的做法。这养侯就是阉割，送进宫中成了太监。这汪直开始是充昭德宫内使，他个子不高，身体比较单薄，但一张尚未摆脱幼稚的脸上五官端正，眼睛闪闪发亮，加上他为人慧黠，玲珑剔透的心肝中能很快悟出万贵妃的意图，善承万贵妃的思想，不久就令万贵妃另眼看待了。

汪直在昭德宫呆久了，发现成化帝总喜欢在万贵妃宫里摆宴饮酒，卿卿我我的，开始汪直很不理解，不明白成化帝为何专宠一个比他大十九岁并不漂亮的中年女子？但凭他的聪颖，再加上从别人嘴里听到一些成化帝小时候的故事，很快他就明白了成化帝对万贵妃更多的是有一种恋母情结。而且有好几次他隔着门帘远远看见成化帝捧着万贵妃的大奶头，如饥似渴吸吮不已，就像小孩子一样噙着奶头，在万贵妃的拍哄下安安稳稳地进入了梦乡。汪直为此沉思了好几天，终于让他想出了一个点子。

一天早上万贵妃刚刚睡醒，几个随身宫女正在给万贵妃梳妆打扮，汪直却站在门外等候了。汪直用尖尖的嗓子叫道：“娘娘早安，奴才给娘娘带来了一件礼物。”

万贵妃很感诧异地问道：“这么早，你带来了什么礼物？”

汪直手捧一个瓷瓶轻轻走了进来，顿时一股清香弥漫整个房子，万贵妃吸了吸鼻子，晃了晃发颤的乳房，好奇地问道：“这是什么物件，好香呀。”

汪直的眼睛睁得又大又亮，满脸带笑地说着：“娘娘，奴才恭喜娘娘，贺喜娘娘。”

“本宫何喜之有？”万贵妃不解地问道。

“娘娘，恕奴才大胆，奴才这才敢讲。”汪直故弄玄虚地说道。

“但说不妨。”

汪直显得十分激动地说：“每次伺候娘娘，见娘娘发髻下露出白